



Children Anthology

[黄蓓佳少儿文集]

小船, 小船

呈现在本书中的中短篇小说, 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创作的精选。

其中的多数, 曾获得过报刊的佳作奖:

等候小船到来的明明、跌跌绊绊穿过广场的“我”、流过门前的小河、深山里走来的孩子、爷爷带来的那片海、小狗子与荷叶的盼望以及江心小岛上那段浩荡的岁月。

你将领略到作者心中最柔软的情感、如花的风景、美妙的疼痛的成长和源自童年的天籁般纯粹的声音。

黄蓓佳
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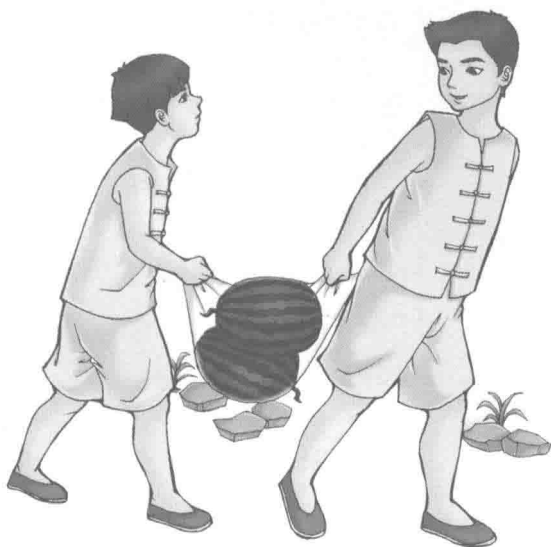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Children Anthology

[黄蓓佳少儿文集]



小船，小船

黄蓓佳 著

呈现在本书中的中短篇小说，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创作的精选。

其中的多数，曾获得过报刊的佳作奖：

等候小船到来的明明、

跌跌绊绊穿过广场的“我”、流过门前的小河、

深山里走来的孩子、爷爷带来的那片海、

小狗子与荷叶的盼望以及江心小岛上那段浩荡的岁月。

你将领略到作者心中最柔软的情感、如花的风景、

美妙的疼痛的成长和源自童年的天籁般纯粹的声音。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船, 小船 / 黄蓓佳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4
(黄蓓佳少儿文集)

ISBN 978-7-209-08321-8

I. ①小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8277 号

责任编辑: 王 路

小船, 小船

黄蓓佳 著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市场部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规 格 16 开 (155mm × 225mm)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94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2 次

ISBN 978-7-209-08321-8

定 价 20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(010) 57572860

目 录



1 小船，小船 / 001

2 当我还在童年 / 012

3 小河流过门前 / 020

4 深山里的孩子们 / 032

5 五（1）班的“备忘录” / 045

6 心 声 / 056

7 雪·太阳·村庄 / 064





8 天边的桃林 / 076

9 在那绿色的山上 / 087

10 在你的身后 / 105

11 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 / 115

12 太阳挂在天上 / 124

13 芦花飘飞的时候 / 133

14 会跳舞的摇摇 / 171



1

小船，小船



虽然明明知道，不会有人摇着小船来接他上学了，芦芦还是大清早就拄了双拐，一步一步挪到河边。

他走到那块形状像个小山羊的石头边，吃力地坐下来，又把双拐从胳膊窝下移开，合到一块儿，轻轻搁在“山羊”的脖子上。过去，每天早上，他总是这样，高高兴兴地骑着“山羊”，等待从河边的芦苇丛里窜出一只小船，把他摇到学校去，这只“山羊”，他骑过多少次啦，数也数不清了，“山羊”的背脊都磨得油光锃亮的了。“山羊”是石头的，永远也长不大，永远也不会说话，不会叫；芦芦呢，却是一岁两岁地大了，又高了，肚子里还灌下了一瓶一瓶的“墨水”——他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啦。

东边的天空火红火红的，青青的芦苇映着这片霞光，微微闪出一



黄蓓佳
少儿文集

小船，小船

xiao chuan, xiao chuan

种紫色。叶片上有露水，水珠儿是红的，芦芦的头一动，红水珠儿就跟着闪出蓝的、橙的、黄的各种颜色的光芒，就像神话里的那种宝珠，不时地，有一只翠绿的小青蛙“噗”的一声跳上芦苇，蹲在叶梗上，那水珠就纷纷地往下掉落，落在清碧碧的河水里。

芦芦坐在“山羊”背上，一动不动地盯着这片芦苇。往常，只要太阳光一照到芦苇尖尖上，小船准会从里头钻出来，笔直地驶到他脚下，小船是放鸭用的，小得像个玩具，站在船上的刘老师，小小的个子，圆眼睛，小嘴巴，两根细辫子，也像个快快活活的小姑娘。刘老师会叫一声：“芦芦，上船吧。”然后跨到岸上，让芦芦爬上她的背，小心地上了船，把芦芦安顿到最稳当的地方坐下，又返回去把他的双拐提过来，再接下去，刘老师就用一根竹篙把小船撑到小河深处。河水在身边哗哗地响，风把刘老师的衣服吹得像张开的帆。这时，芦芦总会从书包里掏出一根洗得雪白雪白的芦根，塞到刘老师手里。芦根又嫩又甜，刘老师最喜欢吃了。她总是咬一口，一面咝咝地吮着甜水，一面说：“比梨还好，好极了。谢谢你，芦芦。”有时候高兴，刘老师还会轻轻哼上一段越剧。她是城里插队来的知青，会唱一口很好听的越剧呢。

阳光抹上了芦苇尖尖，小船还没有出来。小船不会出来了，再也没有人摇着小船来接芦芦上学了。十天前，芦芦也是这样坐在“山羊”背上等呀等呀，一直等到日头挂到村口的大白果树梢上，也没有看见小船的影子。芦芦回家告诉妈妈，妈妈生怕刘老师病了，赶紧绕上几里路赶到学校去探望。可是，哪儿都没有刘老师。大家找到河边，河心里孤零零地荡着那只放鸭的小船。就这样，刘老师的尸体被人从河里捞出来了。芦芦听人说，刘老师准是不舒服，头一晕，掉进了水里。

刘老师不会游泳，这是芦芦知道的。偏偏那天附近岸上没有人，她就这么沉下去了。芦芦趴在“山羊”身上号啕大哭，哭得村里老老少少都掉了泪。老人们说：“唉，天有不测风云啊。”妈妈说：“怎么就偏偏淹死了她呢？把我替了她也好啊！”

芦芦从此沉默了。他变得爱发火，爱哭，有时他一个人跑到这里，一坐就是一天，谁也引不出他一句话，谁也不能把他拖回去。人们可怜他，体谅他的心情。唉，残废的孩子嘛，心灵本来就受着伤，脆弱得像玻璃棒，失去了比妈妈还亲的刘老师，他一时哪能受得了啊！

芦苇忽然动起来了，发出“簌簌”的响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乱撞乱碰。

“小船！”芦芦在心里惊叫了一声，连忙把身子向前探过去。真的，真是那只小船，船头尖尖的，从芦苇丛里七扭八拐地冒了出来，一直停在芦芦脚下。

“哦，不是刘老师。刘老师不会来了。这辈子也看不见她了。”芦芦失望地扭过头去。

小船上跳下一个姑娘，脚步咚咚的，走到芦芦面前。

“哦，我猜你就是芦芦，是吧？”她的声音活泼泼的，又脆又亮。

芦芦抬起头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心里很不高兴：为什么要划刘老师的小船？刘老师用过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你用？

“芦芦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新来的老师，也姓刘，叫刘小玲。”

芦芦忽然鼻子一酸，莫名其妙地难受起来。也姓刘？为什么也要姓刘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刘老师是死了，她不会再驮着芦芦上小船了。多好的刘老师啊！

“芦芦，你听我说，以后我天天来接你上学，知道吗？今天是星期



日，不算，从明天起。可不许迟到啊。”

芦芦惊讶地仰起头来。怎么，她也要摇小船接他上学？她……这个高高大大的小玲老师？不，她跟刘老师不像，一点点也不像。可是，她说了，她要接他上学，真的。

芦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他想，是不是应该站起来呢？他扭过身子去拿双拐。谁知道小玲老师一把拿了过去，凑在胳膊底下试了试，说：“哟，倒还挺合适。可惜太原始了，做辆手摇车多好！”

芦芦没有作声。

小玲老师又问他：“你是怎么跛的？生下来就这样吗？还是以后病的？”

芦芦最怕人家提这个“跛”字，大家也知道。村里的大人孩子，学校的老师同学，从来不当他面问这些的。这时，他一下子涨红了脸，伸手把双拐夺过来，瓮声瓮气地回答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小玲老师愣了愣，眼皮子眨巴了几下，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，笑了笑，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“羊”头上：“嘿，芦芦还讳疾忌医呀。告诉你，我还准备给你扎扎针的呢，也许能好点儿。你别不信，真的，我会扎针。等有空，我问问你妈就行了，你不说，你妈总肯说的吧？”

瞧她说得多自在！一口一个“跛”，一口一个“病”，芦芦真受不了。刘老师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？她总是那么细心地替芦芦考虑一切，从来不肯让芦芦受一点委屈。唉，刘老师你可知道芦芦想你吗？

芦芦眼巴巴地盯着那只小船，心里有些酸酸的。他又想哭了。新的总不如旧的好，真是这样。芦芦心里跟刘老师的那段情意，好像怎么也割不断了。

别扭归别扭，上学还是要上的。第二天，芦芦早早地就坐在“山

羊”背上，而太阳刚一露脸，小玲老师的船也到了。小玲老师也把他驮在背上，往船上走。小玲老师的背是宽宽的，叫人趴着很实在，不像刘老师，又小又瘦，芦芦总是提心吊胆，生怕压折了她的腰。可是，就这样，刘老师还硬是要天天背他上船。小玲老师用五分力气，刘老师就要用十分力气呢。芦芦这样想着，心里越发留恋起刘老师来。

小玲老师把船撑进河心里了，她好像还不太会使竹篙，深一下浅一下，小船也就东一拐西一扭，让人心里怪害怕的。可是小玲老师不在乎，她挺使劲，也挺高兴。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她的脸红扑扑的，亮闪闪的。“刘老师没有她模样好。”芦芦在心里承认说。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芦根，“对了，这是新鲜玩意，小玲老师一定没有尝过。”他伸手到书包里，掏出一截雪白雪白的芦根来。

“小玲老师，给你尝尝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芦根。”

小玲老师笑嘻嘻地接过去，在手里翻来覆去端详了半天：“好吃吗？”

“好吃，比梨还甜呢。”芦芦很热心地告诉她。

小玲老师笑着摇摇头，把芦根又扔给芦芦，说：“别吃这个，不卫生。这里头说不定有多少寄生虫呢。”

芦芦一下子委屈极了。她不要芦根，还说不卫生。她瞧不起我们。刘老师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呀？刘老师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去，一边嚼，一边眯缝着眼睛笑。她从来没有嫌我们不卫生……

芦芦伤心地转过身子，把芦根悄悄扔进水里。雪白的芦根贴着船帮犹豫了半天，才一步三回头地漂远了。跟着，“叭嗒”一声，芦芦的

眼泪也落在船帮上。他想，真不该坐她的船，我们在她眼里算个什么人呀？她根本就瞧不起我们。不像刘老师，刘老师在这儿插了好几年队，心全都贴在我们身上了，她不，她不是我们的人。

芦芦再没跟她说过一句话。整整一天，他在学校里，放学回到家里，都没有开口。他的拗脾气又上来了。

第二天，他没有到河边等船。妈妈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劝他，拉他，他躲在屋里，死也不肯走。后来，他听见院子里有人跟妈妈说话，细一分辨，竟是小玲老师的脆嗓门，没想到她追到家里来了。

小玲老师一边跟妈妈说着什么，一边还咯咯地笑。完了还大声嚷了句：“这个小心眼儿！还是个男孩子呢。”

妈妈叹着气说：“这孩子从小就受不得一点委屈。唉，也难怪，残



废的孩子嘛，少只脚，多个心眼儿。”

小玲老师说：“这样不好。将来工作了，还总要捧着哄着呀？”

妈妈说：“不肯坐你的船了，这怎么办？他爸是队长，又没工夫送他去。”

小玲老师咚咚地走到窗前，扒着窗台喊：“芦芦，芦芦，再不走，要迟到啦。”

芦芦缩在屋角，动也不动。

“哪来这么大气性？”小玲老师说，“算了，算我不好，认个错，行了吧？”

芦芦心里想：这算什么呢？哪有老师向学生认错的，这不是在耍我吗？

“芦芦，你真的不走呀？”小玲老师的声音忽然变了，变得有些垂头丧气，“我真让你伤心了吗？我可是个粗心眼儿，我不懂别人的心思。唉，谁知道呢？也许真该学点儿心理学。”最后一句话，她是对自己说的。

芦芦还是没有说话，可是他的心有点儿不自在了。他向来是怕软不怕硬的，自己受不得委屈，也看不得别人受委屈。

小玲老师在窗外说：“好吧，你不出来，我就坐在门口等。我不去上课，让你的同学们都等着你。好吧，只要你过意得去。”

芦芦想不到老师还会来这一招。他心慌意乱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这算什么呢？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能这样……

妈妈在外面着急地说：“芦芦，你这个死心眼儿的孩子，真要把老师气坏了呀？老师不骂你，你那些同学都要骂你呀！”

芦芦坐不住了，拿起双拐，塞在胳肢窝下，一步一步挪出屋门。



小玲老师连忙抢上前，高高兴兴地驮起芦芦：“芦芦，你是个倔脾气，我也是倔脾气。你到底没能倔得过我。走吧，咱们上学去，大家都把这件事忘了，好不好？”

芦芦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他趴在老师背上，蒙蒙胧胧想：这个老师跟刘老师太不一样了，刘老师八辈子也不会说出这些话。这是个什么样的老师？又叫人伤心，又叫人喜欢。唉，谁知道呢，一人一个样子，真怪……

小玲老师天天用小船来接他。她还是用竹篙把船撑得往前一窜一窜的，不是没学会，是她不喜欢那么稳稳当当地走，她说这样有意思。她也唱歌，不过不是轻声哼越剧。“越剧有什么味道？软绵绵的。”她说。她喜欢扯开嗓门唱：

乌苏里江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起波浪。……

歌声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在河面上飘荡，好听极了。芦芦问她这是什么歌？她说：“这叫《乌苏里江船歌》。郭颂唱的，棒极了，我最爱听。郭颂，歌唱家，知道吗？”

芦芦摇摇头。

“哦。”她很失望，不过马上又高兴起来，“没关系，你还小，以后会知道的。你记住，音乐是个好东西，它能钻进你的灵魂，陶冶你的性情。可惜你生在农村，要不然，像你这样的情况，学点乐器倒是很好的。”

芦芦心里有些羡慕，又有些伤心，小玲老师真能，她什么都知道，一天到晚总是高高兴兴的。可爸爸一天到晚念叨的是庄稼、副业，妈妈总惦着她的鸡、羊、纺车。我呢？我将来会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像小玲老师，还是像爸爸妈妈？不，像刘老师也好，她是另外一种人，不

声不响的好人，她是为别人才活着的。

晚上放学回家，要是天还早，小玲老师常常会冷不丁一下子跳进水里，溅起一尺多高的水花，把芦芦吓得心怦怦乱跳。然后，小玲老师一个猛子扎出去老远，又一个猛子钻回来，绕到船尾，一手推船，一手划水，眼睛眉毛都在笑。夕阳把她头上的水珠映得五颜六色，像戴了一头漂亮的首饰。碧绿的河水托着她的红花衣服，像是河里猛不丁冒出一朵特别大的荷花似的。这时，芦芦就觉得，似乎连这小船，这河水，这岸边的土地，都要活起来了，跳起来了。哦，在芦芦的生活中，原来也有这么快活的时候。

芦芦渐渐喜欢上了小玲老师。不过，他不是个无情的孩子，刘老师的影子还占着他的大半个心灵。生活越是愉快，他越怀念她，怀念那张娴静的面容，那些温柔的话语。“要是刘老师也会游泳多好！”他坐在船上，一边看小玲老师游泳，一边难过地想，“要是刘老师学会了游泳，就不会淹死了，她死得真冤枉。人家劝她学学来着，可是她总是红了脸，说不好意思，怕人笑话。唉，小玲老师要是早些日子来就好了，刘老师会有个伴，还有个教她的人。现在一切都迟了，迟了……”

小玲老师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她总是那么热心地张罗一切，好像校内校外什么都要归她管似的。

有一次，她问芦芦：“你们村上学的孩子多吗？”

“多呀！”

“都在哪儿上学？”

“村里没学校，他们上学都要绕好几里路呢！”

“不会用小船？”

芦芦笑起来：“哪来这么多小船。就这一只，还是刘老师好不容易跟队里求来的。”

小玲老师“哦”了一声，就不再说说话了。她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沉思的神情，这是芦芦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

过了几天，她用小船送芦芦回家的时候，显得特别得意和兴奋。她扯开嗓门，把《乌苏里江船歌》唱了一遍又一遍。船快靠岸的时候，她丢下竹篙，一把搂住了芦芦，说：“芦芦，芦芦，我给你们办成了一件事。”

芦芦说：“学校？”

她叫起来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精灵鬼！怪不得你妈说你多个心眼儿。我跟你说，公社已经答应啦，在你们村设个分校，我来教你们。明儿我要搬到你们家住去。回家记住跟你妈说一声，知道吗？”

芦芦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真的吗？”

小玲老师得意地晃晃脑袋：“当然啰。你不知道，公社领导可不是好说话的呢。不过我这人是个倔脾气，他不答应，我就跟他没个完。我也有支持的人呢，我拉了你们大队支书撑腰去了。哎呀呀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反正，如今的事情啊，不来点硬的就办不成。”

芦芦咧开嘴笑着。他心里真高兴，以后不用再坐小船上学，不用再让老师来接了。他也替村里的伙伴们高兴，别的不说，以前，他们到别村上学，一碰着下雨，不摔成泥猴儿回来才怪呢。这回好了，大家都可以在家门口上学了。今晚回去，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，想想吧，他们会乐成什么样儿呢！

小玲老师背他下了船，又返回去把双拐给他拿过来。芦芦走了几步，还没走到“山羊”那儿，忽然转过身，踉踉跄跄地奔向小船，把

双拐一丢，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起来。小玲老师吓得慌了，抱住他说：“芦芦，芦芦，你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”

芦芦没有说话，他抽着肩膀，眼泪像小河一样地顺着脸颊往下淌。他想起了刘老师。刘老师当初也说过，要在他们村里办学校。她也找了公社领导，听说公社领导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大堆困难，她生了一阵气，就不提了。唉，刘老师，你太好说话了，你太和善了，要是你也像小玲老师一样倔，你怎么会死呢？你是为芦芦死的，芦芦这辈子也报不了你的恩啊！

小玲老师在芦芦身边蹲下来，轻声说：“芦芦，告诉我，是不是又想刘老师了？”

芦芦哽咽着点点头。

小玲老师的眼圈也红了：“芦芦，我知道，你心里常常想念刘老师的，我看得出来。你一想她，我心里就难受，我就要想，是不是我没把你照管好呢？我哪儿让你不顺心了呢？芦芦，刘老师死的时候，我刚刚师范毕业，我要求到这儿来的，我发了誓要继承她的事业。芦芦……你知道吗……刘老师……她是我的亲姐姐……”小玲老师也哭了，她紧紧抱住芦芦，滚热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芦芦脸上。

芦芦愣住了，他透过泪水，像傻了似的盯住小玲老师的脸。“姐姐，亲姐姐……”他哆嗦着嘴唇，半天，突然动情地喊着，“姐姐……小玲老师，你们都是我的亲姐姐！”

他们互相紧抱着，久久地坐在河岸上。轻风吹动河水，小船在他们面前轻轻摇荡着，像他们小时候睡过的摇篮。哦，小船，小船，你知道吗？再不用坐着你去上学了，再不用你往返辛苦，再不会有人从你身上掉下来，掉进河水……再不会，不会了。

2

当我还在童年



我永远记得童年时候的一件事。虽然已经那么遥远，那么微不足道了。

那时候，我大概是5岁。我穿着一套神气的小海军服，两根蓝色的飘带在脑后飞呀飞的。我快活，也淘气。奶奶有时烦了，就把老花眼镜一推，说：“门口玩去！”这就是我最最幸福的时候了。我像个自由的小鸟儿一样，睁着好奇的双眼，飞到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中。

我们家门口有一大块空地，在小城里，这也是唯一的自由贸易场所。每天，从一大早开始，这里就挤满了卖菜的、烤红薯的、敲铜皮的、补锅的、修鞋的、吆喝“破布头换钱”的，五花八门，热闹极了。一直到下午，大家都收了摊子回家，这里才安静下来，好像这个小小的广场也需要休息，需要喝口水、喘口气似的。这时，我就再也不想